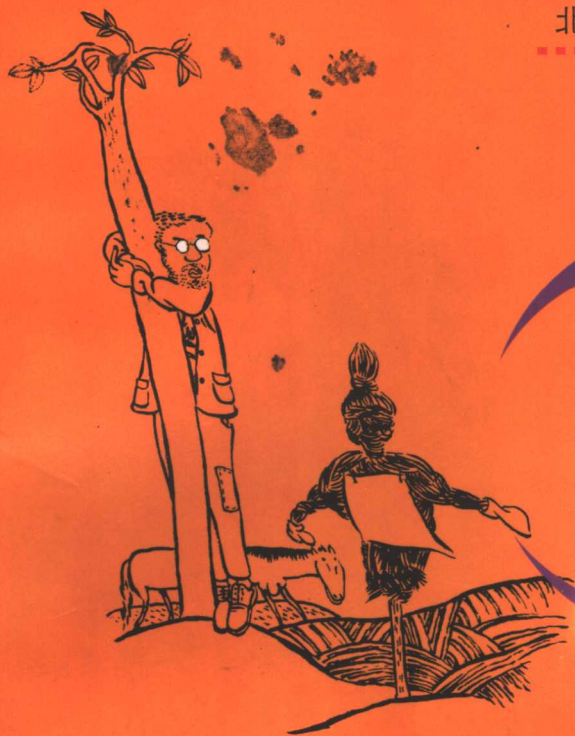


北大在线新生活丛书



声

色

ShengSe

BeiDaZaiXian
XinSHengHuoCongShu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声色

ShengSe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声色 / 北大在线编.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2
(新生活丛书)

ISBN 7-5306-3381-3

I. 声… II. 北…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20873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189号

邮编: 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 (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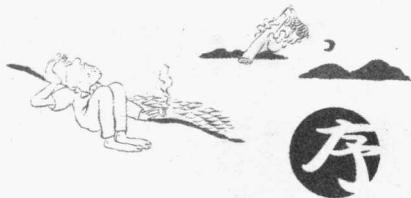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875 插页 2 字数 132 千字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5000 册 定价: 13.00 元



生 活 在 “鳖” 处

胡续冬

在俺十年前做文学愤青的时候，俺特别崇拜法兰西诗歌小街霸阿尔蒂尔·兰波的一句话——“生活在别处”，觉得特别贱，很有《阿飞正传》里面张国荣要当的那只没脚怪鸟的伟大气质。后来俺知道 1968 年巴黎的愤青们就是整天嚷嚷着这句话白吃白喝白泡妞的（不，是泡白妞），对这句话就更加神往了，索性在俺的一半是小毛书一半是脏衣服的床上供了个纸糊的牌位，用肥厚的颜体字标明“天堂帝国太子少保兰大人讳波之位”，下面是一行鸡爪子刨出来一般的“生活在别处”的法文原文，盼望巴黎愤青们无法无天的快乐能够早日像北方食堂里壮硕的肉包子一样砸在俺身上。



年岁不饶人，随着祖国改革开放的步幅不断加大，俺的愤青伙伴们大多洗心革面与时俱进了，俺虽然还一直赖在百年愤青根据地 PKU(不是 pig kiss you)充当大龄逃学威龙，但当年的愤青元气早早地泻没了。为了适应新的革命形势，俺开始乔装打扮，混进了“小资”的阵营，整天价见花流泪，迎风伤心。不就是摆摆忧郁的 pose，搞搞心情的 case 嘛，这个很 easy——听个小爵士，看个小电影，心里想嘛嘴里不说嘛，把深度憋在红酒杯子里然后用几个来历不明的微笑挤出来，美好的生活就 OK 了。那时候俺觉得“生活在别处”不牛叉了，俺发现美利坚英吉利双料诗歌老间谍艾略特的一句诗比“生活在别处”更切合轰轰烈烈的厚脸皮主义小资运动的实际情况，那就是“哪里是我们生活之中丧失的生活”。俺把太子少保兰波大人的牌位摘了，换成 n 个经常在欧洲艺术片里倒卖性格的美眉，把“生活在别处”也换成了把自己都唬得酸一阵麻一阵的“生活在内心”，每晚看着性格美眉，想着性格“内心”，做着性格老生的小梦。

斗转星移，网络时代的来临终于使大坨大坨的、不太



干燥的、黄灿灿的、装丫挺和不装丫挺的快乐像俺少年时代盼望的肉包子一样砸在了俺努力保持青春的小身板上。俺尝尽了“小资”的猫腻，终于发现自己原来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土鳖，既不愤怒也不太有性格地“憋”在生俺养俺的中华本土，吸收土里的杂合之气，增强敏感的脖子在鳖壳下的伸缩能力。这是一片多么古怪的土壤啊！既有哈根达斯一族指点香奈尔激扬CK，又有卖毛片卖盗版软件的穿着缩水西装在都市的繁华地带疾走罗拉，既有实业青年在一夜情之后远赴丽江、喀什充当户外先锋，也有农村兄弟在砸锅卖血之前来到北京、上海任人驱赶，真是“朋克与小姐齐飞，黄水共长土一色”。坚持在这样的土壤里做一只只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土鳖，就是坚持在人世间感受所有能感受的东西并把它们转化为鳖壳上肥厚的鳖裙，它兼有两项后果——一、使自身快乐地安全着；二、供子孙后代们在天堂的宴席上享用，入口即化。因此，俺再次把“生活在别处”改写成“生活在‘鳖’处”，以提醒自己保持爬行的姿势，贴近生活中一切可以接受的和不能接受的东西，锻炼俺背甲的承受力和肌肉的灵活性。



俺经常出没的“北大在线新青年网站”是俺在网络之土中“鳖”得最开心的地方，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这套《新生活丛书》即是这片集各种新青年的各种新生活为一体的泥土烧制出来的一个土瓮，俺自然成了“瓮中之鳖”，因而只好爬在瓮口上胡说几句，用以请君入瓮，与俺共享“生活在‘鳖’处”的闷与乐。

2002.4.18



隐士田园

- 他们也可以成为音乐英雄 misfit 002
一小撮人理想中的校园歌曲 许由009
以摇滚的名义 林田013
回忆朋克猫, 昌平以及其他 黑天使016
我音乐历程的一次重大飞跃 大杨021
校园民谣随笔 陈涌海026
在三里屯酒吧唱歌 金雷(大猫)032

写在电影的边上

- 在七十年代的路上跑 顾小白036
独自取暖 顾小白040
一人独舞 顾小白047
明天和候鸟一起往南飞 顾小白053
内心空巢 顾小白056
观片手记:《铁皮鼓》 绿茶062
写在电影的边上 飞刀小蔡067
在电影里跌倒 心韵浅吟074
暴雨将至 王茜077

目 录



狗脸岁月——有宠物的日子

- 狗哨 胡亮086
养猫49日 胡不三088
怀念我的母猪 浪子097
宠物和我 被震撼100

那些和绰号纠缠的岁月

- 不人道的网名分析 尘一醉106
谈谈绰号 欢乐宋109
绰号:残酷的青春 灵羽无双113
那些有绰号的小伙伴 绿茶119
绰号的大学时代 易小侯129

我们这一代人的爱与性

- 我们这一代人的性教育 欢乐宋134
有多少爱可以胡来 顾小白142
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另一半? 四少165
爱上她之后爱上你 新鲜旧情人169



我所认识的中性	泥巴172
摸屁股事件与革命时期的爱情	唐宋元明清178
一个孩子的幸福	唐宋元明清184
当“专家”遇到专家	田方萌191
港督	胖胖猫198
倾城网恋	胖胖猫204

隱士田園



他们也可以成为
英雄乐音



misfit

大约是1993年，也可能是1994年，青岛，一个听着港台流行歌同时听着黑豹、唐朝的男孩，在看了一场黑豹的现场后，兴奋难以抑制，就着这股兴奋劲儿，他说服爸爸给他买了一把木吉他。

那时男孩上小学5年级，真是男孩了。

他是我的一个朋友，不至于铁得穿一条裤子但见面后可以严肃说说话的朋友，他叫程浩。

然后程浩迷上了弹吉他，找老师，学弹唱。同时也迷上了摇滚乐，崔健、张楚、超载、许巍、地下婴儿……同时也接触外国摇滚乐，听打口带，clapton, bonjovi, beatles, metallica一路听了下来。他的家庭条件优越，父母都是青岛广播系统的名人，所以他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一些职业乐手、音乐资料。那时他的梦想是签到中国火出专辑。

时间到了1998年4月，程浩已经上初三了。学校和一个德国中学建成友好学校，德校派一些学生来中国访问，学校让程浩和他的“乐队”在告别会上演出（在1997年10月，程浩在班里找了一个姑娘弹键盘，一个姑娘拉手风



琴,一个和他一起听打口的男孩敲木吉他,他弹琴在校艺术节上唱了“tears in heaven”,成了学校名人)。他们翻唱了《红河谷》和《我们走在大路上》。翻唱并没有像现在的唐朝那样可笑,操着金属大件用民歌吊嗓子。很纯的木吉他。更何况他在《我们走在大路上》中加了一段funk味十足的说唱“……毛主席他老人家在前方,我们走在大路上! 向前进! 向前进! ……”

演出后,台下一个上高一的男生跑来找他。

“哎,你是不是听一些外国摇滚?”那个男生问。

程浩的眼睛诡异地转了转:“你放心,我现在听的东西你可能都没听过。你听什么?”

这么狂。男生想到。“bonjovi听吗?”“唉,挺没意思的。”“AC/DC……”“老掉牙了。”“范海伦听吗?”“那是我初二时听的。”

男生眼一阵直,不行,小孩子都把我比下去了,我得找点邪门歪道的东西问问他。“有个挺新乐队叫涅槃,你知不知道? 他的东西做得挺有意思的……”

“当当当当……”程浩拨弄着手中琴,弹起了*about a girl*。



接下来程浩反问：“性手枪听吗？”“……”“chash听过吗？”“不知道。”“我现在想找这个听。”

程浩已经变成一个小朋克了。那时中国grunge小潮尚未退下，朋克小潮尚未兴起。

程浩笑了，他的狂妄只能装到这个地步，然后他和男生聊起了青岛的打口店。第二天，男生去了程浩说的地方，青岛大学。嘿，好东西还真多。

男生是我的同学，叫张亮。在高二时，也就是半年后，他带着我打口，我也慢慢和程浩熟了起来。

时间到了1999年2月，程浩找来几个人，开始录小样。真够low-fi的乐器是一把木吉他，一把木吉他改的木贝司，一面军鼓，一面底鼓，用录音机录。其实就录了两首自创作品。贝司根本听不出来。程浩的唱腔力求朋克化，但旋律始终是割舍不掉的。歌词是程浩最难以突破的，无非反映了青少年对家庭的迷茫和难以言表的愤懑。“哦，让我去飞吧，让我去飞吧……”那时，他说他要组“X”乐队，就是“乘号”乐队。

后来，程浩通过张亮弄到一本纽约不插电的谱子，把14首歌依次弹了下来。他把allapologies中花哨的solo教给



学校里所有听过不插电又抱着吉他乱溜的“愤少”，比如我，比如张亮，再有当时和他一起上高一的小朋克。程浩耳朵里听着dinosaur jr., sonic youth, pearljam, sex pistols, 疯狂地寻找mudhoney, screaming trees, green river, pixies。正当我几近崇拜的眼光看着程浩时，张亮却用一种恶毒却又惋惜的语气对我说：“我看程浩是完了，他陷入了色情中。”

程浩找了个女朋友，好像是他初中同学，弹琴勾上的。女孩大眼睛，可爱得很，程浩被她迷住了。女孩也会给程浩买一些价格令程浩可望不可及的CD，但更多的时候是程浩旷课或利用中午休息的时间到女孩学校去，之后又眯着眼睛困乏不堪地回来。

程浩在大家印象中由纯情的小男孩、可爱的小朋克变成了一个小痞子。他想留长发，当把头发留到耳朵时班主任强行让他剪掉，稍稍剪短后仍不满意。程浩一气之下剃了光头。其实他不抽烟（他周围的人全是烟民），很少喝酒，考试从来不作弊，虽然他瞧不起考试。他对他的“爱情”忠贞不二（周围的小痞子都脚踩两只船）。他去应聘青



岛一家电台做音乐节目主持人，如果他依靠家里人的关系是很容易的，但他要D.I.Y。

有点像《极端音乐》中提到的sXe运动，干净朋克。但他当时肯定不知道这个词。那是他的天性。

中国是不适合朋克发展的，朋克中的一切积极因素最终都会成为流氓坑蒙拐骗的幌子，要么朋克们又回到“社会”中，大家一起上班下班，上学放学。

程浩两条路都不想走，但觉得不走这两条路都不可能。于是他和他女朋友一起办了去新西兰的签证。他女朋友的先办了下来，他抱起许久未弹的吉他又录了一张小样，这次是用MD录的，非常清楚。他的小样算是送给他女朋友的，所以他在里面写了许多许巍式的爱情歌。同时也有翻唱。翻唱得非常巧妙，在唱邓丽君的《甜蜜蜜》时，当他停下吉他，放慢速度唱“梦里，梦里见过你”的“你”字时，背景中凶狠的镲片声、军鼓声爆响，然后混进了程浩的吉他和人声，死亡民谣版的《甜蜜蜜》。

程浩知道，他的生活乱到极点，根本就不甜蜜蜜，没法再像儿时一样了。

于是小样中出现了这么一首歌，《种子》。木吉他拨弦



作为口头，程浩深喘着气，一会儿开始唱：“我是一粒种子，被人埋在地下……汗水血水泪水浇灌我成长。周围伙伴在我身边穿过，幸福在我肩上扛……”中间音乐变快，又朋克化了，程浩在欢快的木吉他中苦涩地唱道：“带着农民伯伯的希望现在我要健康快乐的成长。”这是小样十多首歌中最出彩的。

他把小样拿给我听，问我怎样。注意到我怪怪的笑，他问：“是不是太幼稚了？”我说：“有的好像浅了点。”他也笑了笑。

又有一天，我发现他在看尼采。

爱情这码子事儿，真的刺激艺术青年创作吗？大家都说是，可为什么我看到的全不是这么回事呢？

程浩回到了几年前的日子，包里总放着几盘打口带。但他提不起少年时的“花朋”兴致了。他郁郁地听着cure, iggy pop。青岛的打口市场也消沉很久了，惟一的一家店也不上新货了。

程浩问我：“你说我怎么不能把吉他弹得像sonic youth一样呢？”

后来我对他说：“程浩你玩电琴呀。”他说：“懒。”后来